

許鍾斗文集叙

李光縉衷一撰



國朝元品自王守溪以來輒推  
子遜爲超乘謂其屹若呂鼎湛  
若冰壺能爲諸元而不爲諸元

也制舉義出方內奉之爲泰山  
北斗獨古文詞不少概見今春  
其弟蒐枕中遺稿得若干首請  
正於予予讀之不覺惻然悲又  
欣然喜也悲之者何爲一代惜

九鼎之才也喜之者何爲千古  
揭天球之寶也以彼其才使時  
獲從心年能待力無論江東濟  
南罔獲專美卽眉山昌黎咸陽  
西京不足當一映也雖然有子

遜之才則不能以年掩有子遜  
之文則不能以世掩年與世遞  
相謝也所不朽者獨此人心精  
靈發而爲文耳有昌黎眉山則  
不可無于鱗元美有于鱗元美

又安可無吾子遜哉子遜撰著  
雖未富然試讀其序記精核哉  
如泛太湖雲夢焉讀其館課魁  
瑰雄麗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  
玄造焉其爲文包羅左國吐納

餘三  
莊騷出入楊馬鞭箠褒褒雄其爲  
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沈  
宋登壇李杜天府之高華人文  
之鴻鉅觀止矣是子遜自足不  
朽予何庸表章聊爲海內之賞

子遜企子遜思子遜而有遺憾  
者未獲覩其全豹也故付諸剖  
劂氏而詮叙之如此

生徒步持所爲制義就余戴洋  
山中余讀其千駟首陽篇至貧  
賤非能重人人亦重貧賤富貴  
非能累人人亦累富貴等語而  
大賞識之因涉筆曰此題前有

濟之後有仲文得此稱鼎足矣  
子遜大得意去其後公車之業  
必授余彈射歲辛丑子遜果擢  
南宮第一選讀中秘書其制舉  
義天下士爭慕效之以爲唐應

許鍾斗文集叙

蔡獻臣體國撰

於虛空之中有同於同之中有  
浯浯之爲洲大海一漚耳洲中  
有山曰大武石骨峻嶒蟠亘可

十許里而其氣脈之所蜿蜒勃  
發而爲人文故百年來起家甲  
第者幾二十人而其魁南宮授  
編修者則自許子遜始余知子  
遜角非時奇士也旣弁補邑諸

德復生而子遜願謬推余爲知  
已子遜授館職未幾而遘危疾  
歸歸未幾而歿年纔三十七耳  
故遺文若詩僅僅若干首而館  
課居強半焉大抵陶鑄左國吐

吞韓蘇而快寫其胸中之所欲  
言竒而達辨而裁今世操觚家  
所蹈弇山大函之障與所謂館  
閣體者舉不掛子遜筆端而覽  
者躍如知其爲風行水上之文

也子遜嘗爲余言其生平讀書  
不盡一卷不復他涉故能醞釀  
致精如是惜乎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以問於山靈其亦有不可  
知者乎然是足以傳矣子遜性



耿介狷急不能少濡忍願獨喜  
讀書及官翰林則折節爲恭謹  
而其中若介然有以自得者杯  
酒諧謔往往絕倒蓋其天機過  
人殆數等彼蒼假年其所就詎

特古文詞而已集成而余爲序  
以復其尊人封編修公者如此  
子遜有知當復以余言爲知已  
否

許鍾斗文集目次

卷一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右布政顧君課最

榮封序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中山蔡年丈制義序

言金三才集  
周濂溪先生集序

賀朱太師母誕辰序

傳

王心齋先生傳

碑記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擬奉勅作新修琉璃河橋碑

館課

遊清源山記

說

古硯說

與同館訂志

卷二

論

王者以天下為家

會試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

王者必世而後仁

惟事事乃其有脩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言金三才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隱惡而揚善

陳善閉邪

格君心當自身始

評延篤仁孝 以上俱館課

羽翼已成

范增

孟嘗君

屈平

春秋

功人

山東得意者三

表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館課

擬恭遇恩詔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

在撫按等官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館課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下

交修疏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館課

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館課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館課

治河議 館課

元忠諸張議

辨

士品臣品辨 館課

卷三

祭文

祭李松汀

祭周復菴

公誄馮老師

誄曾老師

祭陳大行年丈乃祖

祭五十郎

祭家廟始祖

墓誌

葛母張孺人墓誌

卷四

書

荅朱中丞

復黃中丞

荅李按君

荅王荆老年伯

與王辰玉

與李芳瓊

擬上沈龍江先生

與王漂水

與李斗初

與劉公子

與劉太公

與李見羅

與陳公子

與鄭師尊

又

別李九我

與陳臨江

與吳按君

與汪雲陽老師

復洪父母

答劉凌蒼

復池明洲

答張及我

答蔡元履

與外祖

與伯

與肖浦叔祖

與陳惠疇

答洪父母

與徐老師

答張年丈

答呂龍溪

復陳中丞

荅楊年丈

與程太守

復李芳瓊

荅王清宛

與林京山

荅鄭拙我

荅王辰玉

與王司理年丈

荅孫黃縣

荅楊罔卿

荅許明府

又

與林京山

荅盛太史

荅駱督學

荅李按君

與蔡元履



答吳按君

答劉老師

答施學博

與高年丈

答徐宗師

再答黃中丞

別館中諸前輩

答葛屺瞻

答楊衡畹

與林光碧

又

又

與徐老師

與尹父母

與陳年丈

答王年丈

答許熙臺

與李休寧

又與洪父母

寄家書

啓

請曾老師

與徐匡嶽老師

與李年丈

與林光碧

復林扶蒼暗定

卷五

頌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

疏河注海頌

贊

卷阿王多吉士 館課

薛文清先生

陳白沙先生

胡敬齋先生

王文成先生

玉杵玄霜

鼎黃耳

仙居樓閣

石室觀書

異魚吐墨

夢人遺墨

銘

綠硯銘

銅雀硯銘

賦

鷹化為鳩賦

七月流火賦

歌行

涪沂風雩歌

孟夏陪祀太廟倣顏延年郊祀歌 二首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行 館課

詩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館課

言金三六集  
自序  
和李白送賀秘監回 館課

秋夜憶早朝 館課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皇上諭 內閣

御札志喜 館課

初夏郊遊

長至朝天宮習儀

春閨晴思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館課

清和微雨 閣試

送邵太史使東藩

被召躬謁仁德門 館課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詩

聞清江口通志喜 閣試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閣試

送張太史使中州

送盛太史使秦藩

五月榴花二首 閣試

題曾封君冊葉

因風想玉珂 閣試

題瀛州亭二首

遊碧雲寺

遊香山寺

夏伏雨涼二首

遊清源洞

漫和清源一律

送南太史使秦藩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牡丹期芍藥早發各

一首

題畢封君冊葉

暮春郊遊四言五言蘭亭體各一首 閣試

觀播州山川圖

天街觀皇太子親迎 閣試

冊立分封禮成獻壽詩 閣試

讀雲漢詩

恭遇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二語喜而

有述 館課

題霖雨舟楫圖

閣試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

館課

有懷

為客

目次全

許鍾斗文集卷一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洪夢錫嘉名甫校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布政顧君課最榮封

序

自

國家受虜款休兵革不用而近邊兵拱手坐哺不見鋒鏑矢石之事者垂四十年說者以為款所以

弭兵也而兵亦卒不得撤矣而卒亦未  
有所以用之上之人既以不戰而養無用之兵則  
勢不得而復豐其餼兵雖安坐而不戰顧亦不能  
枵腹而抗拳則勢不得而復責其技而其究不得  
不漸頓而爲弱間有慮其弱而思所以起之如古  
者寓戰於守寓兵於農之意而大爲之備則計目  
前者又從而諉之曰非有事且勿喜噫亦孰知夫  
無事之害有甚於有事者乎夫無事而爲有事之  
倣自非明智不能而苟非久於其任而責其有成

亦誰能以一日爲千百年之畫而代其憂永平負  
山阻河南帶海當古長城胡虜出沒之衝實惟股  
肱重地余年友顧君始以臬使來治茲土至之日  
軍無見儲士不宿飽鋸離其刃矢敝於房君咄曰  
是不可以無事不戒蚤夜綢繆罔懈益力刪蕪去  
蠹礪鈍起羸有士超距有馬騰櫪邊政大修人有  
振氣居一年議遷且議代

天子曰無如顧某仍命以方伯秩鎮其地如初又  
二年

言金三才集卷一  
天子曰顧某居邊郡久勞績茂著具予四代誥命以嘉乃勲余於是有所以知

國家任君之重知之深而寵之至不日且盡捐東北地邊地畀君錫君以節鉞如周召公奭之主陝以東唐韋忠武之帥蜀蓋君之戮力於

國家不輕而

國家之所以報君當亦不薄鐵券金章爰及苗裔寧可旣也雖然君則胡慮及此君之心則惟以任之重知之深寵之至未易克副爲耻而以無事之

害甚於有事爲憂夫君之用心而如是斯乃足賀也已夫不計一身之名寵與一時之乂安而必欲爲

國家經長久以無虞蓋忠臣之用心誠宜如是請書以爲賀賀於是乎始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外祖西樓公今年春秋七十六老矣憶少從群兒嬉公側公輒指目謂是兒也可異日置膝上口授昔人所爲詩若文也者命之諷諷畢輒爲之說曰



當日作者云何姓氏爵里何似此皆古先達人之有休聲芳跡傳於後不落莫者也孺子志之時雖穉不省爲何語然已能暗存其一二云於是公益以二子爲可與語間嘗攜出遊遇某水某阜輒名之曰此某水某阜遇景物則語以景物歲時鄉里歌鼓聚會優或叔敖前代事則又與之語前代事蓋雖宴遊嬉笑中其不忘獎誨類若此稍長從家大人學四方其間或離或合不常然無歲時不相聞見必媿媿相慰勞或誦昔人文字相勸勉如初

蓋不肖獬之困州縣試也久居常負豪氣悒悒不能平公往撫之曰顯晦遇也淹速時也孺子勉矣良農能穡寧不逢年獬聞言稍自寬愈益朝夕淬無怠歲丁酉公從宦遊者於廣東之安定獬亦濫竽計偕有萬里役戒期取祖族戚咸在獨左右顧不見公爲恨中途惘惘如也風雪晦冥未嘗不在念卽時時對朋儕譚說平生未嘗不口公不置也無何獬罷公車抵家屬母命謳吟思公甚頗亦聞公所居海氛甚惡不可近將貽書速公歸公適至

自廣母病亦良愈獬聞公至喜已又察公狀貌矍  
鑠如平時又尚健善飯則益大喜不自禁噫嘻公  
今春秋老矣卽獬幸而得博一官方且有職守羈  
他方安能復遊公膝下從容譚說平生如少時樂  
乎哉蓋公之煦濡不肖獬者三十年於茲勿論他  
也卽其識我於根荄堅吾志困而知其必遇也充  
可謂骨肉間知己獬幸佩公教不敢自落莫卽今  
或後之人有識者知己當不乏然總之生平知己  
無先公者今歲業大輪公亦從獬於大輪二月之

吉爲公懸弧辰人謂獬曰子何以壽公獬蹙然曰  
母尚食我貧也我則何以壽公維公晚益喜文墨  
遇知交喜道不肖獬益甚聊爲述其始末於斯志  
耿耿焉是爲壽外祖母許吾宗也時亦年七十七  
長公一歲稱偕老

###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關中古帝王之都昔人稱其水深地厚人多凝重  
而質直有雄瑋竒傑之氣文亦宜然然歷二百餘  
年來其以古文辭有聲者後先相望而獨於舉業

言錄三 文集 卷一  
槩未有聞也豈學古之與趨時迥不同轍而作者  
囿於風氣莫能兼斯二道與余嘗謂趨時不工不  
妨爲古然而旣謂之時則生今者自不可廢今年  
獲與彼都人士遊如王蓋甫南思受諸君皆美秀  
而文與西北人不類而文麗李君尤爲流麗嫺都  
兼有江南之致竊讀而異之母亦風氣與時變遷  
山川所不能域抑余所見皆間出實非由風氣致  
然耶果其間出而非由風氣致然則是編也故自  
足以傳矣其奚所俟余言余方欲爲古文未能而

獨喜君西北人之能爲今文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門無詩涉濟南江左而詩道大振然亦用是弊余  
觀今人能不爲濟南江左者蓋寡君江左人而所  
爲詩超然自恣不類江左之習則又難古人有言  
詩言志觀君之爲人與其生平慷慨所譚說而詩  
可知已君數扼搯好譚世事而於武事尤豪異日  
爲

國家銘燕然揚威萬里之外二者俱用身爲政耳

言金三文集卷一  
更不借才于誰氏矣

中山蔡年丈制義序

當世以經術程士士顧于經術外稟受先秦兩漢  
昌黎眉山諸君子若功令而于關閩濂洛之格言  
邈如也夫豈以關閩濂洛之醇儒爲無當於作者  
嘗試與論其世而叩其所欲爲則必曰寧爲此不  
爲彼試與釐正得失參合同異而問其去聖人之  
言孰爲近則必曰關閩濂洛爲近聖人之言蘄於  
平易正直使人易知而易從傳之萬世而無弊則

其所以示人者不過若此焉止矣故夫平易正直  
而爲言者皆欲其要之久而無弊者也而非蘄於  
驚人之耳目爲論而蘄於驚人之耳目其起於舉  
業之興乎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由此觀之聖人惟不  
爲舉業耳聖人而爲舉業則雖以吾仁義禮樂之  
譚而稍取夫馳騁辨博之才以自傳亦所不廢惟  
其辭止於達意而不幸於詭遇聽信之所爲而徐  
挽其所趨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人情甚拂其所

言金三不集卷一  
好則不樂不因循其素習而漸引之至道則未易  
使之舍所好而從我余嘗上下古今謬意斯文每  
惜眉山之才之識而不軌經術遂入於縱橫伊川  
考亭道爲世儀而不嫺於婉縟雄麗之辭遂令後  
世以其言爲芻狗雖夫辭之不嫺未足爲伊川考  
亭病而世尚若此蓋亦可嘆已吾友中山蔡丈少  
有志於聖賢之學服其教而守其說者幾三十年  
而其文又足以發之余蓋讀其文而有感也故不  
辭而爲之序

周濂溪先生集序

聞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近得袁濂溪先生遺  
集凡若干卷前後無慮十數萬言其於窮理盡性  
之旨不啻詳矣而其要皆不出乎主靜靜者何也  
無極而太極之體也太極之體無聲無臭無有形  
象無有接構是無極也無極者靜理也凡言靜者  
皆與動爲根而此獨不與之爲根亦皆與動爲仇  
而此獨不與之爲仇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不動  
而卒未嘗動所謂動而生陽乃時動之動而非如

世情之膠擾靜而生陰乃時靜之靜而非此靜理之真詮也蓋此之爲靜乃立於動與靜之先如萬物之必本乎祖又參乎靜與動之會如百川萬壑之必會於歸墟必如世俗之見則人生有靜是人生有陰而無陽而所謂太極者本是純陰安事生陰本自無陽何處生陽旣已爲陰矣而復生陰是枝指也本自無陽矣而忽生陽是附贅也先生之學無乃流於苦空寂滅而佛老之所以亂天下也乎是非知主靜亦非知先生者易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行止異時而皆歸於止先生亦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異時而皆歸於靜主靜者主其理也存天之性體極之理是卽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也學者能於靜理而有會焉則吾心自有大極而於是書思過半矣

賀朱太師母誕辰序

辛丑歲某始受知於金陵朱老師其冬家大人以家人至至則與初度之辰會某徬徨爲具召客蘄集四方之知名士以壽吾親而吾師實辱臨之以

言金三不集卷一  
爲寵又一年癸卯吾父母以  
覃恩得封而吾師適掌

絲綸之寄不肖復惠徼一言之重於是始喟然曰  
吾師之所以寵吾親者至矣而吾獨無一言以壽  
吾師之母也其可乎是其潛德壺內四十餘年太  
史公之母徽音懿行綽有可述而吾乃無一言以  
揚也其何以稱於是謀諸同門兄弟若而人始克  
舉事而諸同門則咸責余言某則又蹙然曰吾師  
代天子言以榮吾親而吾欲以匹夫之言且不文

以榮吾師之母是何啻以瓦缶而酬圭瓚行潦而  
當江河之潤也其又何以稱然某嘗讀詩如采蘋  
采蘩鵲巢小星之什其言皆不出里巷之歌謠而  
一經大聖人刪削遂傳之至今不衰又古所記賢  
婦人如雋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之母之類  
古今稱爲賢母其人固自可傳抑亦取信於草茅  
疏賤狂慙無忌諱之口豈盡假寵於闕廷而後重  
吾師握管入直維舊

寵褒故所自有而所藉以信諸人人以行諸後以

言金三才集卷一  
令萬世永永有辭則匹夫之言固亦不可盡廢矧師之德業方新太夫人壽亦未艾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適執筆從太史後安知異日萬幾之暇不觀採風謠特命史臣獬作爲列女傳附諸雋不疑歐陽永叔程伯淳伊川諸母之後以爲載籍光則是此匹夫之言又將憑藉夫天子之寵命以尊而徵大而遠也又安知茲言不爲異日左契也乎而某又安可無言雖然二程醇儒聖道以宏歐陽文扶世運學士所宗雋不疑良

吏行能卓卓爲漢廷最匪有是母孰成是子匪有其子孰知其母蓋人子之所以壽其父若母亦不在乎匹夫之言與

天子之言而在乎其子之身則是吾師之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亦自有在也而又奚俟乎余言某自知不足以爲吾師之母與吾師壽而或可因以自勗則吾師當欣然命之矣

傳

王心齋先生傳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陽明子之高足也少  
有至性事父孝父豪放遊娼家艮幾諫百端終不  
聽一日與群娼飲酒樂歌吹雜作艮長號隨之曰  
大人柰何以不貲之軀博一小快乎群娼皆走匿  
父怒曳之門外艮不爲動諫如初自後父每往群  
娼皆拒不內曰去去勿復來而有諍子不可近自  
是以孝聞長益潛心務學往往有悟入過人陽明  
撫江西聚徒講學首揭良知之旨疑信者半人以  
語良艮曰吾第往觀之彼語良知我語格物天以

我賜先生不可不往至則直署其刺曰泰州男子  
王某見陽明愕然攝衣迎之軍門外艮直入抗禮  
上坐一座盡驚辨論往復數次俱不服至明德親  
民數語躍然曰真良之師也天以先生賜良敢不  
敬承自是北面稱弟子陽明沒復聚徒講學如陽  
明學者稱爲心齋先生或以配陽明稱二王艮之  
學以孝第爲要以格物爲功不喜仕進及著述然  
所著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俱爲學者所宗近有  
與鄒守益俱欲議從祀云

言金三文集卷一  
碑記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隆古之世貴士貴士故尊師而其爲治則教化先而政刑末今之司教者於世何如也秩卑而祿薄不得視縣令乃與主簿丞等伍大率以其老於公車而未有所就者鄉貢士歲貢爲之其能者力自振礪始得取進士科受民事其不能與雖能而不遇者則銖累其勞滿乃得去爲縣令受民如進士噫是不亦吏貴而師賤與民貴而士賤與賢者材

者任政刑而庸者劣者尸教化與夫上之人旣不以賢且材者待若人若人亦安得以賢且材者待其身故今之世稍稱仁義道德之士皆耻爲人師而其真能師夫人不以賞勸不以毀沮慨然以作興人材爲已任者則亦非仁義道德之士不能同安夙多士鄭先生來乃益著先生少孤而貧其爲教我同庶不取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月朔望聚士之有志行而能文者身角藝而課之文取平易爾雅毋爲竒袤曰文袤者無端行不佞時困

為齊民未得與庠士齒先生收而教之與庠士無異民有訟士不法狀者往時學師多以此陰嚙所訟士得厚賄否則為民左袒而懲士以故士風益繭民益刁至是先生悉諭而遣之民亦感悟遂不復訟蓋先生去我同而不佞始補邑弟子先生竟不第得令陝江而不佞始得通仕籍其為陝江也江右有貢生劉鉉來京師則又盛道陝江之政能得士士來者眾至捐所得俸構文昌閣以居之而數臨視譚道藝不休嗟夫世之為師者而盡如先

生固可以其作養鬻序之餘而波及乎齊民而為之民者可以無良父母為民父母者而盡如先生亦可以其勾較簿書案牘之暇力而作興乎士類而為之士者可以無良師然而世之為師為父母能如先生者有幾則如先生者亦可以風矣先生聞縣人由乙酉舉人來署教諭事閩縣八閩都會不佞嘗以鄉會試往來其家又知其於孝友廉讓最著蓋自其為士已自可貴如此所謂以身為教者先生有焉今為教諭者施先生施先生先生同

言金三文集卷一  
里其必知余言爲不誣也已

擬奉勅作新修琉璃河橋碑記

琉璃河去

京師東南百餘里實惟孔道歲久橋圯不可行  
冠蓋行李之往來病之事聞

上命修以大府金錢治其壞因民之欲百役不督  
而力維月及日遂告竣事群臣謂

上功德及此不可無以示後

上以命臣某臣謹按周官考工記而舟車橋梁城

郭道路門關兵堠樓堞之制凡興作營繕之事

皆領於司空不以關天子蓋以天子一日萬幾

齊居祇事天地宗廟百祀神祇聽朝視學日延

見元老大臣考問天下安危利病人情所苦樂

爲舉罷事大以繁非至仁大德與天同健則無

暇乎其他春秋時冬官職廢令不行於天下單

子適陳至道弗不行旅無館澤無舟梁以憂王

使雖有良大夫若國僑者僅以溱洧濟人爲盛

事而徒枉輿梁之政終弗克舉由此觀之王政

言金三才集卷一  
弛雖天子之諸侯大夫尚皆懷其安而忘所事  
王政行雖至尊如天子尚知垂意人瘼軫其行  
李往來之艱斯真至仁普物行健同天周官所  
不及載前古所希聞雖一橋之修不修無足爲  
朝政重輕而卽此可以視其細知其鉅其可以  
忘抑又聞之古者庶民之事天子先公而後其  
私國有大興役王事未減則退食私家不敢問  
安否今

三殿兩宮尚缺然

上朝夕弗遑啟居

天地

宗廟百祀神祇無所降監公孤岳牧大夫士無所  
接見論利害司農蓄積垂盡凜凜憂不繼其急  
且困若是而尚垂意於茲是古庶人所以急天  
子者今反以

天子之尊勤庶民而急其病於此益見我  
皇上至仁大德卓越前古有加而爲庶民而得此  
於天子者其亦可以有所愧且有所感其又可

忘夫兢業不敢怠荒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天子之德也不顧勞逸生死利害盡能力以報天子者庶民之分也奉揚休德以播諸人人以傳諸後以光千古使爲庶民者有所愧以感而爲天子者庶德不懈益懋儒臣之職也矧有成命在其敢不勉遂忘其愚陋而撰次始末以志

遊清源山記

余少而好遊其遊吾泉之清源洞訪紫澤君者不

啻一再至是則與同年丈李君偕重陽之又二日也以避俗客故獨後出北門至山麓可四里許俞氏之先塋在焉其上有兜鍪石望之儼然甚肖俞氏爲東南大帥有行伍功說者謂得地靈力不謬而李君則津津譚堪輿矣余素弗習堪輿家言第漫應之曰是固當耳迤邐而上一里許至山腰之小亭憇焉亭後故有泉香而冽俗傳能已病呼爲仙液請而祠者盡吾閩之八郡或至廣之東西父老童穉連日夜往來汲取不絕蓋亦未久而遂涸

今徒其扁在耳豈山靈厭其驛騷當亦有以陰奪之與否耶循是而上爲石關關而上有巨石鵠立道傍鐫君恩山重四大字卽俞氏功成後所刻石也又折而上至山頂爲郡守汪公祠祠當上下二洞門據清源之勝頗宏爽於遊觀憇息者不爲無助余與李君憇息久連武而登至上洞洞有大士身右爲裴仙人之蛻室俗傳仙人尸解於此余謂李君曰世所稱神仙黃白事信有之乎李君曰然吾嘗遊漳之天柱峯有關而禪者絕粒可二十餘

載矣望之色膚若冰雪強之粒弗應是豈是侶與不然何以至是余曰卽令有之非所願也李君曰云何余曰首山之鼎仙乎堯舜則否矣不謂不黃帝若也騎青牛浮紫氣仙乎吾孔氏則否矣不謂不老氏若也說跨箕尾烈不永於伊呂良遊赤松名不高於南陽凡世之行名能極其所至者皆仙也其死而不朽者皆仙騷之屈賦若史之兩司馬文之賈韓歐蘓詩之李杜亦然假令是數者無一焉白日飛昇何益於我李君無以難第命之曰酌

酌已復由祠右至下洞洞卽紫澤君所居處也又有董仙人之遺蛇在橫而南爲南臺臺後石壁千尺嶙峋觀者目眩李君則又津津譚牛首也余北遊時未嘗道金陵不識牛首作何似無以應臺賓紫冒拱溪流若帶其東爲大海海浸扶桑日月所出浴俯臨郡城萬雉錯綜在腋下城中有二浮圖最勝李君則又譚金陵十二層浮圖也余亦無以應李君好奇其爲文善抉微則又操其勝於常聞習見之外其持論亦若是云余曰是山之有名舊

矣唐宋以前至以名吾郡然山重郡乎抑亦郡重山也夫天下之爲奇山若水者豈少哉多遠棄於荒僻寂寞之野樵夫牧豎之所嬉高士偉人過者未嘗問則非其勝弗若所處地弗若也由此觀之天下之爲山靈者亦有幸有不幸與李君領之遂從臺之東攀緣石隙而下爲詹亭爲彌陀寺二所雜客旁午不可以入山下有泉清美甃石爲井李君再邀余酌石上酒數行笑謂李君曰泉不仙胡久耶李君亦大笑而歸由他道薄暮抵我書齋中



李君遂別去齋卽唐國子博士歐陽行周讀書處也蓋是時與余數過從對壘譚藝者惟李君

說

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捐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

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捐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醉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僂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

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

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 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 如以其物而已矣 今亦何以異於古哉 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 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 惑矣 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 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 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與同館訂志文

今夫志之在人也猶志燕而燕志越而越志一定

而終身之業從之然燕之適者誰能勿車越之適者誰能勿舟欲適燕而南其轅適越而北其首必不得之數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志真有志者則必具舟車盛糗糒問道於常所來往而後可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非先民之言乎而愚則以爲志與學非二事也伊與顏非二學也顏子卽簞瓢自給理亂不知而當其爲邦之問慨然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虞韶揖讓而治天下則未嘗一日而忘伊尹之志伊尹卽伐夏救民功在牧野而

乃其耕莘樂道誦詩讀書則未嘗不與顏氏之學互相印證於千百世之下學者學其所志志者志其所學志者長駕遠馭萬里一息之胸襟而學者其所由以致遠之具也孟子之言士曰尚志而舉其實曰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惟備大人之事而後稱士之志則有志者果不可以無事矣三品之說自古稱之或志道德或志功名或志富貴雖所志不同而其不可以無事則一世豈有踽踽而居介介而立不能卑疵纖趨陰陽窺瞰乘人以鬪捷

而得爲志富貴者乎則未有鞭之不動策之不前  
柔如繞指隨如馘駒而得爲志功名者也亦未有  
德性之不尊問學之不道聲色貨利之不能不邇  
不殖富貴貧賤之不能不淫不移而得爲志道德  
者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包  
德與仁與藝而爲道其道乃大志合據與依與游  
而爲志其志乃真彼世之棄焉而不學學焉而弗  
要其成者其志槩可知矣陽明子有言學莫先於  
立志志立而學半吾則以爲志莫要於植學學植

而志全

許鍾斗文集卷一終

許鍾斗文集卷二

同安許 獬子遜甫著

秀水周應磨九真甫校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論曰主德之最媿者莫如公最蠹者莫如私而孰  
知卽私之可以爲公也最喜者莫如廣大最病者  
莫如狹小而孰知卽狹小之可以爲廣大也故善  
論治者論大小則不復論公私蓋以自私之心而

大用之雖私亦公矣論公私則不復論大小蓋以  
狹小之心而公用之雖小亦大矣今夫天下大物  
也而家為小然以家為家則小以家為天下則小  
而大而以天下為家則為大於其小也天下公器  
也而家為私然以家為家則私以家為天下則私  
而公而以天下為家則為公於其私也先民有言  
實獲我心請得而申論之夫家之說何昉乎天全  
以所覆付一人而號令之而受所付以纘服者曰  
天子則天為父君為子也以子承父則有家王者

膺畜受貢以撫方夏而為所撫者曰如保赤子則  
民為子君為父也以父字子則有家君有冢子謂  
之家督督天下者督吾家者也君有輔弼謂之家  
相相天下者相吾家者也京師吾堂奧也諸夏吾  
庭戶也四夷吾藩籬也白叟黃童黔黎蒼生為吾  
家衆蠕動喙息含齒戴髮為吾家畜其含哺鼓腹  
有歡娛而無怨詈則吾之家事治其十室九空啼  
饑號寒岌岌然有土崩瓦解之患則吾之家道窮  
也故善為天下者為之於家善為家者為之於天

下大不可謂小故卽小可以爲大公不可謂私而卽私可以爲公何以明其然也今夫萌隸微也奔走禦侮竭力出賦稅以給公上不曰爲天下而曰赴公家之急自萌隸而上爲州牧侯伯百揆四岳亦微也受王之命分猷宣力苟利社稷知無不爲不曰爲天下而曰策勲於王家則是天下之爲家也不惟天實奉我且人實予我不惟以全家賴我且以富家屬我齊家責我賴之而不得屬之而不副責之而不效則又以無家尤我夫以天下之賴

我屬我責我者如此其切則我之爲所屬所賴所責者又烏可緩也是以一念之兢兢業業懃懃懇懇不敢先吾家後天下內吾家外天下逸吾身勞天下豐吾家悴天下而又不以天下爲天下吾家爲吾家層臺曲房金棖碧璫吾不言麗而曰吾家當有宵啼露處者何以庇之列鼎累俎酒澠肉陵吾不言臚而曰吾家當有半菽拾橡者何以調之蛾眉皓齒爭妍取憐吾不言娛而曰吾家當有批離興歎者何以使偕老九彩七襄龍文霧縠吾

不言華而曰吾家當有鶉衣百結者何以使卒歲  
一事足以紊舊章則曰吾家自有紀綱柰何當吾  
世而變亂一動足以傷雅道則曰吾家自有風化  
柰何當吾世而敗壞一獎一擢足以辱名器則曰  
吾家自有體統柰何當吾世而陵夷一權一酷足  
以竭脂膏則曰吾家自有積儲柰何當吾世而蕭  
條蓋以天下爲天下則我可宴笑人可向隅我可  
歌舞人可籲天而以家爲天下則吾老以及人老  
吾幼以及人幼矣以家爲家則平準可設間架可

稅封樁可藏手實可行而以天下爲家則獨樂不  
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矣唐虞而下治以成周爲  
盛武王克商除煩去苛與民休息鹿臺鉅橋與天  
下剖分而食之施及成康奕世載德無忝前人故  
後世稱周道之邳隆不云周天下而云忠厚立國  
莫如周家蓋周惟見於家與天下之合故雖界以  
九州劃以千八百國而愈分愈合治安數十世而  
未央秦惟見於家與天下之分故多瘠民以自肥  
薄民以自厚雖以千八百國之衆共事一人而愈



合愈分不二世而遂亡至於天下亡而家亦卒非  
吾有矣言念及斯可爲永鑑然則後之有天下者  
柰何以小而妨大還以大而妨小以私而害公還  
以公而害私而使千百世之下且以我爲前車哉  
抑伊尹有言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曰始曰終蓋言  
本也其言本者何天下爲家者王度也度不廣則  
偏眇施由親始者主術也術不精則倒置而亦卒  
歸於偏眇蓋自古未有家亂而天下理者家攜而  
天下附者亦未有不用情於家人而能推恩於天  
下者本得末得本失末失如響應聲孟子曰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論治者又當  
以是爲準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

自司馬氏爲忠質文之說曰夏之俗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宋人沿之遂爲定論而愚則以爲非定論也而尤不可以定夫千萬世之立國者夫所謂尚云者論世運乎論人心乎總論元會運世之終始乎抑專論一代之終始乎如以元會運世之終始論則大凡三代以前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諒不加於櫜桴土鼓汗樽杯飲之世周雖尚文諒亦不至如輓近之濫觴也如

詩經三  
卷二  
以一代之始終論則自其初爲禮樂法制之人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而峻宇雕墻敗度敗禮之倣已見於一再傳之後周雖尚文而康誥酒誥無逸君陳諸篇君臣上下動色咨嗟未嘗不以沉酗奢麗爲炯戒也此以知殷受夏周受殷未嘗不同受其敦龐醇固之遺周鑒殷殷鑒夏亦未嘗不同鑒其末流之弊知此而我朝之所尚有可得而論者矣我

朝制禮立法上規黃虞下采唐宋兼忠質文之全  
包夏商周之美固已彬彬無復遺議而

列聖相承恪守鴻規亦未有作聰明亂舊章遂如三代之季世然世旣自初而盛氣旣自歛而舒人心旣自狹小而廣大則其間先後之節次亦略有可言者如宮府之費昔也簡而今也繁縉紳編氓之習昔也朴而今也華文章之體昔也雅而今也浮諸如此類未可殫述大約洪宣以前腥羶新去人習朴茂渾如鴻濛之初闢時則忠質多而文少正嘉以後風氣大開鉛華日暢如室加薨如玉就

琢時則忠質少而文多救繁莫若以簡救華莫若以朴救浮莫若以雅此豈非今人公知之而公言之與乃今日則又有可言而不可知者繁之極而簡裁冗貞矣省匪頒矣斬賚予矣則可謂已簡矣欲以救繁而繁乃彌甚華之極而朴甚至車敝馬羸斷鞅修齋幾於虎豹而犬羊則可謂已朴矣欲以救華而華乃彌甚浮之極而雅學兩漢矣學六經矣又學墳典矣則可謂已雅矣欲以救浮而浮乃彌甚其故何也則古人以文文其忠質而今人

以忠質文其文古人語忠質則真忠質語文則真文今人則并其文與忠質而皆僞也真能忠質可以從中而生文真能文亦可以返而之忠質此三代之所以爲三代也僞爲文其文不足以爲飾不獨忠質病而文亦病僞爲忠質其忠質不足以爲基不獨文病而忠質亦病此今日之所以爲今日也人謂救繁莫若簡救華莫若朴救浮莫若雅吾則爲救僞莫若真夫使斯世皆能以真文而返之真忠與真質則隆萬可以爲洪永而我

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二  
朝可以爲三代矣

王者必世而後仁

自古有以仁言心者矣亦有以仁言人者矣而未  
有以仁言天下者以仁言天下自夫子之論王道  
始然也一人則知天下矣夫天下猶人身然人  
之一身必自心而意而九竅四肢百骸無一毫一  
髮之不協於理而後可以言仁故聖門論仁智廉  
果毅富強禮樂皆可強取惟仁也不可強取類必  
由積累之而後成涵泳之而後化而况於天下乎  
天下大矣剛柔遲速殊稟奢儉隆朴殊習智愚賢

不肖殊品宮闈畿甸侯衛要荒殊勢王者之於天下非能人人而戒諭之如心使意如意使體天下之於王者亦非能人人而喻其神如九竅四肢百骸之聽意意之聽心於此而欲使之聯合爲一氣融通爲一脉雖有王者其勢不易而且夫所謂王者非盡承積德累功之後重熙累洽之餘可以因襲而易爲理也蓋亦有淳澆朴散改絃而更爲調者彼其俗旣薄矣而欲返之厚則難旣異矣而欲返之同則難旣華矣而欲返之質則難旣詐矣而

欲返之忠則難譬如安行利行勉行三人者而竝爲仁而在安行之士卽行卽仁畧無歲月漸次之苦而利者未必能也勉者又未必能也而况於天下夫子有見於天下之難爲仁而仁之難以遍天下也故隱括其數而斷之曰必世謂之曰必世後仁吾因是而知王道之大也非若驩虞小補之易爲功亦猶人心之難純也非若智廉果藝富強禮樂之易爲取也後之人主而無志純王之治則已人主而有志純王之治則見小而欲速其功者信

不可哉或曰夫子嘗有言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速於置郵不已速乎又何以稱必世也曰此卽欲仁仁至之說也欲仁仁至可以名之曰日月至而未可卽謂之仁人則夫朝施暮及之化亦僅可謂之興於讓興於仁而視夫必世後仁之仁必有間也夫仁無小大知一人則知天下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

善爲國家計者必爲國家懷不必然之慮而後可以貽之安夫所謂不必然之慮者備也備於事後見謂不可緩備於事至見謂不可已備於無事鮮不見爲迂矣不知所謂無事云者止可謂之曰不必然而不可遂謂之曰必不然旣未可謂之必不然則容有時而或然矣吾方玩且忽之爲不必然而乃容有時而或然則當其或然也而胡以救之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變故之興皆起於精神智慮

所不及檢之處蓋玩忽不已且爲恣睢恣睢不已  
且爲釁孽而天下之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向邇  
滔天而不可挽回則是向之所玩且忽爲不必然  
者乃今之所謂必然而不易者也當其必然也而  
又胡以救之且夫天下均是事也未事而備其力  
半將事而備其力倍既事而備其力又倍惟備於  
無事者乃終無事至於終無事而向之所謂必不  
然者乃真必不然而備於不可備矣處不必然之  
時而可以圖維孽畫爲國家貽必然之安此萬全

之策也亦萬世之計也人主亦何憚而不爲是故  
蚩蠶見而備旱商羊見而備水則可謂已備矣而  
非備之善也善爲備者不然乃當流金焦石而爲  
水備當懷山稽天而爲旱備此之謂備則可謂已  
善矣然而亦非其至也其至者乃當時和年豐雨  
暘時若之時而遂爲水旱之備夫爲水旱之備於  
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此所謂備於無事無事  
而不備者也夫惟無事爲有事之備者乃真善備  
而今之備於無事者幾何人事事乃其有備此非



傳說納誨之言乎然必始之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惟去一有矜之之心則知備矣不然吾未見夫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農不喪厥備者也而矧於國家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聖人者變世而不變於世者也自吾夫子以無可無不可之道一聽之於時而鄉愿之徒遂爲之說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斯不亦無可不可而與夫子之意不異乎哉然惟其與物無凝滯而隨時變易所以爲聖人惟其必求無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所以爲鄉愿何則時者天之爲也世者人之爲也時有冬有夏夏葛而冬裘雖聖人有所不能違世之所尚有忠有質而有文去文以存

質聖人每致意焉天下之所謂時吾不得而知也  
所謂世吾亦不得而知也吾於冬夏言時而凡爲  
時者莫不皆然以忠質文言世而凡爲世者莫不  
皆然故古之君子有違世獨立者矣而未聞有違  
時者有動靜不失其時者矣而未聞有不失其世  
者時因天而成時世閱人而成世時出於天匪獨  
聖人卽天亦不得不爲時用世出於人匪獨聖人  
卽少知自好之士亦能不與世爲俛仰是故消息  
盈虛時也而聖人尚之往來屈伸時也而聖人付

之都無思慮仕止久速時也而聖人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非從其  
時從其道也若世則有升降汙隆之異運也厚薄  
醇漓之異習也奢儉淫朴之異向也吾從其升矣  
亦從其降乎從其隆矣亦從其汙乎從其醇且厚  
矣亦從其漓且薄乎卽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亦與  
其奢也寧儉與其淫也寧朴如必生斯世爲斯世  
則不過爲今世之人而止矣其何以爲聖人聖人  
者非特不隨世亦且不矯世且不玩世亦且不憤

世非特不貶道以從世亦且必欲變世而從吾之道故自其始而觀之則見其不矯不玩且不憤也而以為聖人之推移於世要其終而論之則其不為崖異斬絕之行者乃所以俯就乎世而使世之人推移於我而不自知也昔者大舜嘗陶漁矣而人終不以大舜為陶人漁人孔子嘗獵較矣而人終不以孔子為獵人孟子嘗遊說矣而人終不以孟子為遊說人彼舜與孔子者固能以道變世而孟子者亦不變於世者也烏必與世推移乃稱不

凝不滯如漁父之說耶然則漁父之說何居曰此非漁父之言亦非屈子之設為言也戰國人習從橫朝秦暮楚俛仰慶吊而不知羞安知不設為此論以誚屈子如莊周所稱漁父盜跖諸篇詆毀譏訕吾孔子者乎且夫設難者固求為可解也即令真出於屈子吾何信焉世豈有哺糟啜醢泥揚波混醉混濁而稱為聖者聖者固若是乎吾之所取信者孔子也孔子之係易曰遯世無悶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益不從世而從時吾取以為法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或問太古之治有法乎曰無法烏能防亂蓋法立而民便之不若後世之煩也書稱臨下以簡是已問帝者之治有心乎曰無心烏能運法特其心主於拊循天下與之爲休息而刻急者不與焉書稱御衆以寬是已以上臨下上下之勢懸多至於疑畏而不親故臨之莫若簡以寡御衆衆寡之形分多至於離披渙散而難爲屬故御之莫若寬天下不可以無法縱亦不可以多法擾不可以無心弛

亦不可以有心束無心與無法者爲佛老之虛寂  
非特不可以治後世之天下亦不可以治鴻荒過  
用其心與法者爲申商之刻覈非特不可以治太  
古之天下亦不可以維輓近故惟簡與寬者帝王  
軌世之要術也可以長久而無弊曰然則兩者道  
不同乎曰簡與寬一道也不寬何取於簡不簡則  
雖欲寬焉民有弗得寬者矣今夫樹木之性欲靜  
而數搖扞之則弗生馬之性欲逸而盡其力焉則  
敗聖人則知夫民之好靜而惡動好逸而惡勞也

無以異於樹與馬也是故爲之以無爲其道一主  
於簡寬者帝王之大德也簡者所以行其寬者也  
惟考其時以璇璣測天以封濬紀地以六府三事  
治人以五刑五流待有罪四凶之外無他罰也二  
十二人之外無他舉也官省則無事刑省則無寃  
令省則易達制省則易遵其民幸生寬大之世含  
哺鼓腹熙熙如登春臺而爲之上者亦恭已垂裳  
而天下治豈非行簡之明效與湯之代虐也以寬  
而說者曰反禹之舊反舊者反其煩而爲簡也夏

政之衰王道中絕蓋有煩其刑法以毒天下者矣天下之人弗堪也是故成湯除之而民說由此觀之帝王之世始未嘗不簡而後乃煩也夫政未有簡而不寬亦未有煩而不急者也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其治號稱寬大下至唐宋之始造亦然後乃馴至於筭輶車稅間架陌錢青苗助役制置條例司苛冗百出紛如蝟毛抑何煩以急也夫豈不知民之好靜而故欲動之好逸而故欲勞之其不得不至於動與勞者法多而民擾故

也當其法之初行也固曰何以更化而善治曰乃一時權宜之計後不爲例又曰害少而利多而孰知其弊之至於此哉由是觀之帝王之立法其意固主於利民後世之立法其意亦非主於害民一則欲以利民而民利一則非以害民而民害此簡與不簡之明效也雖然簡爲寬而設也所以治天下而非所以治身所以恕人而非所以自恕夫太簡者亦叢蠹之階也故聖門之論曰居敬而行簡

隱惡而揚善

聖人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有善而無惡故取天下以合於吾之心亦不見惡而見善今夫赭山燔林之烈也火爲政也投之火則益焰焉而投之水則消呂梁孟門之洶湧也水爲政也合之水則益浩以蕩焉而投之火則滅聖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孟氏之論舜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愚以爲江河之決不惟可以喻揚善亦可以喻隱惡故昔人之頌水德者曰善下又曰能藏垢

與納汙不納汙不藏垢不見聖量之大而稍著一  
納之藏之之意亦不見聖心之純何也凡人之匿  
人善者恒懼其形已之惡衆人惡者亦欲其彰已  
之善而聖心惟純則本自無惡本自無惡安見有  
惡惟純則渾然是善渾然是善則惟知有善而且  
夫所謂善與惡云者亦非真有一正一邪一忠一  
佞若水火寒熱之不相入也凡其應吾好問好察  
之誠而來告者皆其自負以爲忠言嘉謨而有裨  
於明聖之萬一者也對善而言有惡之名而自聖

人視之則不名爲惡但見其理與勢之或有未然  
對惡而言有善之名而自聖人視之亦不名爲善  
但見其理與勢之不得不然夫苟見以爲不得不  
然則雖欲匿之安敢而終匿之不特聖人以爲當  
揚雖吾人亦以爲當揚矣苟見以爲偶有未然則  
雖欲暴之安忍而遽暴之不特聖人以爲當隱雖  
吾人亦以爲當隱矣故古之治天下者有曰命與  
討曰賞與罰曰彰與瘳曰勸與懲皆爲用人設也  
而非爲聽言者設若夫聽言之道則自可有命而



無討有賞而無罰有彰而無瘳有勸而無懲何也  
言之善惡與人之善惡不同用一善人利及天下  
容一惡人害及天下至於言則其善足以爲利其  
不善亦不足以爲害惟顧吾聽者之何如耳吾聽  
者而以爲不然則不然之而已矣以爲不可用則  
不用之而已矣出於彼之口入於吾之耳何預天  
下事而必切切然暴而揚之以露其短以阻豪傑  
効忠之志乎或曰如此則於善者得矣如惡者幸  
匿不懲而復進何曰有隱有揚則既有分別矣有  
分別則知愧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當吾意攜而  
與之千金其一則否否者耻不與賞將望望然去  
矣奚待徵之聲色而後知夫用無心之低昂與無  
形之予奪以鼓動天下使天下有所踴躍而樂告  
又有所愧耻而不敢盡此聖人之微權也孰謂聖  
人之心果不見善與惡哉

陳善閉邪

人臣欲責難於君則必先密觀其所難者何在而  
潛想其所以責之者何術夫天下亦何足以難吾  
君哉憑君之寵靈天下無不受令而惟是方寸之  
中最爲不可効力之處蓋雖無欲而不遂而惟其  
無欲不遂也邪乃乘所欲而生雖無求而不獲而  
惟其無求不獲也邪亦乘所求而至以滋蔓無已  
之邪而加之以無欲不遂無求不獲之勢則信乎  
其閉之難矣况乎君不自閉而臣能代之閉乎盜

攻主人主人見盜而閉戶閉愈力盜愈至能保無  
害者百之一也至主人閉戶迎盜客能從旁止之  
使保無害者則萬之一矣人臣而欲閉邪於君豈  
可犯不可必得之勢以希冀於萬一乎所恃以救  
之者曰陳善而善之與邪戛乎如冰炭之不相容  
也蒼素之不相入也百貨陳於名都見者未必能  
知知者未必能售况欲使之舍所好而從我則豈  
非難之難哉乃其所難者則非繩君之難而自繩  
之難亦非以善自繩之難而君欲以善繩我則難

也今夫邪起於君其勢順邪起於臣其勢逆君爲  
不善其勢順臣爲不順其勢逆君有一善當臣之  
百臣有一邪當君之百臣不能去所逆以事君君  
安去所順以從臣傳說有言木從繩則正其從繩  
也則繩之自爲可從也繩之曲而求木之直者世  
未之有然已正矣而不積誠以動之則君不孚誠  
至矣而不相機以投之則君不納蓋聞之陳善於  
君者如陳水陸之珍而薦客水陸雖具珍羞雖善  
主人不嘗客不飽則吾先正已之說也又如陳犧

牲玉帛柴燎而享神犧牲玉帛柴燎雖甚豐腆齊  
肅不至神不歆則吾先積誠之說也而善之與邪  
角也又如陳師而迎敵雖有百萬之師桓桓如林  
而無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術則童子能操戈而  
逐之則吾先相機之說也要之機猶難矣機有似  
緩而實急又有似急而實緩有似利而實拂又有  
似拂而實利若可知也若不可知也若可知也若  
不可言也得此術者百進而百投失此術者百進  
而百不遇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惟大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能知格君之術者則可以  
語陳善矣

格君心當自身始

孟子有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夫天下亦烏有己不正而能正君者乎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臣以下皆然而况君乎君之於臣勢相萬也左右便辟之人逢迎而求中其歡亦相萬也臣有善君得賞之臣有過君得罰之居君之上而操賞罰之柄以震怵其非心者寧復誰人所恃以震且怵之者不過曰天曰祖宗曰天下萬世之公議至有以

爲天變不足畏祖法不足循人言不足恤而人臣  
之術窮矣是故君有一善當臣之百臣有一過當  
君之百非君之可以無善而有過也則以臣之爲  
善易而君之爲善難也臣欲遂過而君欲  
遂過其勢順也臣不能自勉以所易而欲勉君以  
所難不能去所拂以自律而欲去所順以律君苟  
君以此而詰我我其何辭臣之於君尊者乃稱師  
保而其實不過與一命之士同委贄而爲臣徒言  
之教雖師不能得之弟子而况名師保而實臣者

耶夫苟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  
風身無集衆廣忠之誼而欲言懸鐸設鞞之美自  
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自身好佞幸而欲責  
君以去讒自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自身好  
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非徒不得  
且使君心我疑而我薄君之疑我薄我其害小君  
以疑我薄我之心而故爲不善以間執臣下之口  
其害大是故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禹之所以爲禹  
也而後可與大舜言克艱一介不取千駟不視伊

尹之所以爲伊尹也而後可與太甲言一德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而後可與成王言無逸彼舜固生而聖者而太甲與成王則豈易格之主哉故人臣之於君幸而遇舜之聖不扶而自直不削而自正其用心易其成功逸不幸而遇太甲與成王則功勞而心苦然而其不可以空言效一世易者如此苦者何如逸者如此勞者何如而伊尹與周公又所稱顧命之元勳與懿親之叔父也其爲元勳與叔父者如此其非元勳與懿親者何如故夫以草茅奧渫之士而一旦欲任師保弼丞之責其事勢百難於伊周而其持身競業亦當百倍於伊周嗟夫爲臣至於伊周其亦可矣其愚以爲競業又當倍焉則信乎爲臣之不易也

評延篤仁孝

昔漢延子者論仁孝行於世原本後先參合同異  
芻引曲譬援古證今可謂至詳且密無復瑕瑜然  
愚竊以爲篤猶未離乎漢儒之見也漢之爲儒者  
大抵工於註疏而疎於理解沿其流而忘其源習  
之而不察將使後之學者知心而不知性知浮慕  
爲仁孝而不知其所從入之端故不得不辯夫今  
大河之流也渾渾浩浩潛積石倒孟門效呂梁疏  
之爲伊洛灑澗導之爲汶泗濟漯何莫非河然苟



未嘗登崑崙崩泝于闕而窺其渾渾浩浩之所從出  
終不可以言河源故夫沿其流而忘其源延子之  
所以有遺論也延子之言曰孝在事親是也然孔  
子不云乎孝也者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既已塞天  
地矣橫四海矣事親果足以盡孝乎曰仁施品物  
是也然孟子不云乎仁之實事親以事親而爲仁  
之實品物果足以盡仁乎事親不足以盡孝夫孝  
也而僅可謂之德歸於己乎品物不足以盡仁夫  
仁也而僅可謂之功濟於時乎自古仁人必爲孝

子孝子必爲仁人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字予  
以食稻衣錦忘其親夫子深譏其不仁吾未見夫  
仁之爲枝葉而孝之爲根本也仁之爲四體而孝  
之爲腹心也且其言曰二致同源總率百行既已  
有二矣安得爲同且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  
之者又何物也吾以爲仁性也孝則吾性之發端  
好生如傷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昆蟲鳥獸草木則  
吾性之芴礪充塞譬如果之有核從核得芽從芽  
得幹從幹得枝葉華實當其未也雖一核之微而

枝葉華實種種生意已包涵於其中然指枝葉華實而謂此核之作用則可遂謂之核則不可夫以果木之有枝有葉有華有實而遂謂之核猶以人之能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昆蟲鳥獸草木而遂謂之仁也吾不知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之者何物也夫見道而不見其源者未始不爲支離汗蔓之論以誤天下後世夫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蓋有感之言而延子遂以是仁屬之仲也若曰仲能如是是亦足以盡仁矣由是觀之延子之視仁固淺矣則其爲此論也何惑

羽翼已成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曰  
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  
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  
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  
一竇大都不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  
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談爲帝道說此何  
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  
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資

言金一 卷三  
險巖之謀剝信荆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撤太子  
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  
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  
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  
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  
何不爲他人羹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  
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蘄  
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  
蓋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

始決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青衣逆鱗  
之規數陳而金珉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觀  
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昌諫  
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  
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  
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  
事無憂矣故雖迓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  
士善罵之言近於戇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  
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罄控豪傑顛倒賢俊

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攜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旣搖佗僚不堪似爲迫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噍可作

喜太公之在鼎上也頻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秃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濱死之人欲爲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也

范增

昔蘓子瞻著論譏范增見機不明去不早以爲義帝增之所立也卿子冠軍義帝之所置也增之義當與義帝共存亡而當以卿子冠軍之死不死爲去就此可謂知大義矣而未可謂知范增者余曰禹之殺卿子冠軍也蓋范增之謀也何以知之曰於其欲殺沛公知之沛公與宋義俱北面受命懷王一以救趙一以西入關而入關之命尤重沛公可殺義獨不可殺乎殺沛公也不知有義帝而殺

卿子冠軍時獨知有義帝乎增以爲能立義帝者項氏也能勸項氏立義帝者我也宋義以么麼豎子一朝據其上而指麾之若犬羊然非惟項羽不能堪增亦不能堪矣增人臣也而不能堪其君之所置之將而欲殺之謂義帝獨能堪一范增乎且殺卿子冠軍後增又何功而稱亞父也然則非帝殺增則增弑帝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余故曰義帝之弑亦增教之也增蓋以義帝爲項氏之芻狗始則借之以定天下旣則去之以定項氏而不知

項氏之亡實始於此愚以謂至此增益悔之晚矣爲增計者項氏可輔則芊氏必不可立芊氏可立則項氏必不可輔夫羽之慄悍猾賊必非久在人下者項梁不死羽之弑不弑未可知也而何有於他人且項氏雖可以興楚而楚人不可以有天下懷王之死雖不以其罪而文武成莊之強實不以其正天下誰能思之增惟必立楚以令天下故爲燕者立燕爲齊者立齊爲韓趙魏者立韓趙魏蜂起紛紛未知其所一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而不知羽惟用增所以亡也嗚呼使范增不用義帝不立則當時之號令天下者獨一項氏子耳必不有救趙之命而令沛公先入關必不有縞素之舉而令沛公至彭城然則沛公之得以正名而蹙楚與天下諸侯之敢於叛楚而爲漢皆始於義帝之立與義帝之弑則其敗之者皆范增之謀也夫增何以稱人傑哉然則爲人傑者宜何如曰勸之以仁義而禁其詐力任賢使能據咸陽而爭天下此帝王之業也夫義帝雖不立可也

### 孟嘗君

古今論四君者率以田文無忌爲首稱然觀其爲人則猶之乎薰蕕也夫田文樹交以奪嫡舍垢以市恩希象牀於楚盜狐裘於秦諸種種醜行爲君子所羞者至不可縷數而究其罪則未有若不救齊之甚者也齊固文之宗國也文父子繼世席封三分全齊之地而取一焉彼其數十年間偃然握符食采撫其人民而利其後嗣者果誰之賜乎齊先王之賜也今雖嗣主不肖遠棄親賢而先王之



遺澤猶在也文爲國宗臣田氏安則與之俱安田氏危則與之俱危勢不獨存也抑亦義之無所逃者方湣王之亡也故宮有忝離之悲孤嗣無城旅之寄大呂故鼎顛頓於燕郊宗社大臣獻俘於燕廟死者含百年之耻生者負九世之仇文不念齊先王則已文一念及先王其能恻然乎哉文於時爲魏相其權足以救齊其親幸用事又足以請師於魏王魏王不聽則宜縞素哭慟自言身爲臣子必不敢孤恩於齊偷安於魏以負先王先公之靈

以爲天下羞魏王果有人心者則無衣之賦其庶幾乎若又不聽則又以唇齒之勢令其賓客遊士反覆以開王心終必得當以報齊而後已耳顧乃雍容顧望坐視而不爲之所果何說耶將以昔日之見逐爲恨乎則柱厲不知而死難狼暉見黜而奔師踈逃且然何論懿親哉如以爲勢之不可爲也則樂毅以強弩之餘而羈縻於外田單以背水之勢而死守於內誠於此時併力合從內外應援破之如拉朽耳且謂田文能以顯名嚮用於魏而

不能請師於魏王能以齊魏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不能用以摧弱燕於羸憊之後天下其孰能信之一旦安平君臣復齊國襄王卽位君齊吾不知田文將何面目以見新君將何祝辭以謁宗廟神靈又將何置喙以謝天下史稱蒙驁伐魏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畏罪欲毋還毛公薛公立責其罪而歸之惜乎孟嘗君旣無宗國之思當時又無毛薛二客爲之責其罪而歸之齊者故孟嘗君信有愧於信陵矣乃孟嘗君之得士不尤愧於信陵

之客耶

屈平

論者以懷王棲秦責屈大夫之不死諫嗟乎此言忠臣與君存亡之義而教之以死塞責則可耳非所以工與謀楚而計其必無患也大夫苟有筴可以存楚使社稷無廢主而吾身無廢忠則諫之可也不諫之亦可也何也大夫欲諫王無行則必以商君公子卬之故爲說於王然王之入秦直孽於藍田之禍而不敢絕秦歡也秦人之不可信則不惟大夫知之王亦知之也其知之而敢以往者則

狃於黃棘之盟而未至以爲必無還也王之意以爲秦歡方講赴之未必有變而絕之適挑其怒大夫內自度既未能有以支秦之怒而又未能遙指武關之伏甲以摘秦之奸則何以禁王之行乎且大夫疏屬臣也能遽奪愛子之請乎故吾以爲諫無益也雖不諫可也然苟不諫而聽王之去則將悉發黔中巫郡夏州海陽之甲募死士數百偕王入武關以當秦人樽俎之變乎曰又非也此則內自虛而外無救於敗亡也吾計秦人之劫王非欲

得王也欲質王而求割地也不然則欲乘郢中無主人心危疑而潛師以襲楚之虛也大夫爲王計宜馳一介之使請太子橫於齊擇楚之大姓若昭屈景氏之賢者輔之且與之約曰謹厲而士馬繕而城池夙夜戒嚴以俟王還王卽還大善卽不還也宜善撫國家卧薪雪憤吾祖宗風櫛雨沐之地尺寸不可棄也以此聲言於秦使秦人知楚之有備而又以身殉王單騎入關使秦人知王之不足爲楚重此之謂先人伐謀秦必無意於襲王王必

脫然無患矣倘或戎心叵測變起倉卒則宜從容  
言於秦曰秦亦何利吾王乎王留秦則咸陽一布  
衣耳必不能使楚人割地而賂秦而地不入而殺  
之楚人且稱君父之仇而與秦爲難秦亦何利乎  
王乎夫秦方修桓文之業號令關東之諸侯柰何  
執一空王而重疑天下心耶吾意豺狼之性雖嗜  
利無恥未必不可以利害說也說之而得行是王  
猶脫然無患也何也自懷王客死之後天下諸侯  
痛心疾首惡秦之二三其德也咸會盟不敢親秦

秦蓋悔之晚矣使大夫當時以此說反覆開論於  
秦王安知秦人不改館楚懷而致七牢之饋耶故  
仲尼之歷階而郤萊人是以義勸之也陰節錫之  
對秦穆是以人心挾之也趙卒之說燕是以勢禁  
之也吾內之有守祀承祧之嗣君則人心可戢外  
之有會盟同惡之友邦則大義可明而又藉之五  
千里之侯封百萬之甲卒十年之積聚則左提右  
挈之勢可立不知聲此以陰拆奸萌預消外侮而  
欲區區掉三寸之舌以返北轍之駕吾知其無能

言金三... 卷三  
脫然無患矣倘或戎心叵測變起倉卒則宜從容  
言於秦曰秦亦何利吾王乎王留秦則咸陽一布  
衣耳必不能使楚人割地而賂秦而地不入而殺  
之楚人且稱君父之仇而與秦爲難秦亦何利乎  
王乎夫秦方修桓文之業號令關東之諸侯柰何  
執一空王而重疑天下心耶吾意豺狼之性雖嗜  
利無恥未必不可以利害說也說之而得行是王  
猶脫然無患也何也自懷王客死之後天下諸侯  
痛心疾首惡秦之二三其德也咸會盟不敢親秦

秦蓋悔之晚矣使大夫當時以此說反覆開諭於  
秦王安知秦人不改館楚懷而致七牢之饋耶故  
仲尼之歷階而郤萊人是以義勸之也陰館甥之  
對秦穆是以人心挾之也趙卒之說燕是以勢禁  
之也吾內之有守祀承祧之嗣君則人心可戢外  
之有會盟同惡之友邦則大義可明而又藉之五  
千里之侯封百萬之甲卒十年之積聚則左提右  
挈之勢可立不知聲此以陰拆奸萌預消外侮而  
欲區區掉三寸之舌以返北轍之駕吾知其無能

爲也故諫之而王聽則禍在國諫之而王不聽則  
禍在王禍在王則楚辱禍在國則楚削大夫爲楚  
宗臣亦何擇於二禍哉澠池之會有嚴將軍爲之  
嚴備故趙王可以揚威於鼓缶鴻門之會有樊叅  
乘爲之抗辭故沛公可以脫厄於示玦武關之會  
惟不嚴備以重楚又不能抗辭以拆秦故以堂堂  
荆楊之君而不免寄齒於西陲是非王聽之不聰  
而大夫謀國之不智也憤鬱悲傷又誰尤焉雖然  
入秦之駕雖不可返而嗣子猶在也構李重傷夫  
差雪耻燕噲俎醢子平焦思自古君父之仇敵以  
下無不報者大夫宜以此義激諫於王使之達咫尺  
之書偏告諸侯合縱締交叩關而攻秦事濟則  
先君之恨可洗不濟亦可明吾志而伸大義於天  
下豈宜懟君怨國徒憤斯世之汶汶而默無一言  
救耶故大夫者忠有餘而志不逮其罹貝錦之奸  
而卒葬江魚之腹中無惑也

蘇老泉春秋論辯

論春秋者曰夫子春秋以與魯魯周公之後也夫子思周公而不得見而與其子孫以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嗟夫魯周公之後也周非文武之後乎虞之陳夏之杞殷之宋夫非舜與禹與湯之後乎夫子思周公矣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亦夫子之所宜嘉且樂而不能一日釋諸懷者而奚獨忘之耶至於文武以神聖之資承帝紐王綱綿綿幾絕之際監古酌今紹明闡聖制作煥然大成而又爲



周家八百年締造之祖則夫子之所宜致思又何如者今必奪周以與魯奪天子以與諸侯奪諸文武之正支以與文武之臣之孫子反倫悖訓莫甚於斯後世卽以專以妄罪孔子孔子何以置喙於天下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又理之必不然者曾謂孔子爲之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雉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

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八佾之舞不當譏其恣然而僭也恣也夫子且佗條而不堪焉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孔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之子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奚病而不可如曰位公也道私也吾有道不勝位

之說則舜禹之禪也湯武之放而弑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為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為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古今所無之事故知者以為常不知者以為怪以為常則求諸道矣以為怪則求諸詭矣

夫智者信道不信詭

功人

昔者鹿走秦郊瞻烏爰止勝廣之儔斬木揭竿群  
噪逐之列卒蒲澤罟網彌山高祖與蕭相國實從  
鞭弭於中原然而強不羽力不布狡不耳餘會鴻  
門獵滎陽京索間卒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幾  
危者數矣而中原之鹿卒爲劉氏羹冊勲行賞論  
者以爲何之功居多而帝亦曰丞相何吾功人也  
維考其時從定咸陽蕩窠穴也收圖秦府寤秋駕  
也數漕轉關中粟給山東軍興用不乏具糗糒飽

猜測而搏兎狡也厥功楚楚翼翼巍巍峩峩艷西  
京之紀錄而大者乃在舉淮陰侯信一事夫信漢  
氏之韓盧也超軼絕塵若亡其一其弭耳城下  
搖尾漂門僉曰是狸德也執飽而止歸楚楚人操  
戈就漢漢人械足何獨持而獻之於王王就相之  
大奇其質解其纓縻飽之芻豢俾得馳逸卒於郊  
關林麓塹起百武齊奔或群或友伏榛翳莽魏趙  
者邛邛距虛也齊者騶駘也楚者蝮蛇窮奇也龍  
且者貍豸也成安君者東郭魏也鼻口相呀蹄爪

交峙耽耽焉思以肆其搏且噬之毒王乃命盧駕  
宋鵠東下為之賦盧令而遣之擊靈鼓舉烽燧儵  
狎淒淒雷動燦至蒐大梁而徼飢安邑薙井徑而  
割鮮泝水狩瀝下而強田之宗亦奔觸讐伏俛首  
而就羈射中獲多掩草蔽地此一發之功也而掩  
兎麟鹿射麋貉麟者何人發縱指示者又何人也  
若垓下之獵以必鬪之獸負嵎而處全躍則嶢岬  
震動嗥咆則風雲變色破破稜稜若華岳不周之  
將崩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辟易而莫之敢撓卒乃

伎伎斯奔授首江涘洞胸達腋將割輪淬江以東  
無不饜其肉而寢處其皮者此再發之功也不知  
其轉蠖蜒而軼窮竒者何人而發縱之指示之者  
又何人也蒐苗旣終獵人獻功取其血管與彼脾  
臠以享列祖以洽百醴主人乃召獵人而賜之五  
鼎之調曰今日之事獲若雨獸惟爾之功獵人亦  
飫而詫曰今日之事惟余之功爲最蓋其識韓盧  
者獵人也能用獵人者主人也韓盧不遇獵人終  
困櫪餘之糠粃獵人不遇主人亦技窮而無所施

宜乎何與高帝卒相保以成功終劓履斯煌帶礪  
無鬻寵冠群臣而澤流苗裔也雖然信之竒何顯  
之何之功亦信成之楚漢五年之獵伎心猶不悛  
高祖獵雲夢而良弓斯橐呂氏獵關中而走狗乃  
鑊漢固少恩何亦匪厚五鼎之調何獨飫之何能  
無恧心乎昔會稽之棲蠡舉種治內拮据二十年  
越用以冒沼吳之後蠡遺種書使去越而自身歸  
江湖當世知之噫使何與信終始如是吾無間然  
矣

宜平

山東得意者三

昔劉友益稱山東之得意有三夷考其故孟嘗一戰而復河東之地信陵再戰而解邯鄲之圍三戰而走蒙驁於河外此山東最得意之勝事也然以予觀之秦自孝公以來稍稍蠶食山東山東之君小戰則小衄大戰則大衄非遷徙而遠禍則割壤而求和也山東之士民自曾祖至於玄孫世非糜軀而膏秦之鋒鏑函首而登秦之几俎則相與纍纍然而匍伏為秦俘也夫以數千百戰之敗衄而

僅得三得意焉固非山東之幸也然予嘗檄其曲折則山東之人人實未嘗得意也何也邯鄲之却秦軍未償長平之敗也河外之戰雖稱追奔敗北而伊闕之耻未復也且秦地半天下而東與趙魏接境秦人戰勝則席捲長驅藉其土宇以爲郡縣編其人民以爲黔首不勝則閉關而守之不見反噬之虞趙魏雖戰勝秦然而東支西傾竭天下之精銳僅乃紆門庭之憂宜以爲吊不宜以爲喜也今有盜劫主人者主人顛頓倉皇號召鄰里出死

力以拒盜盜去主人幸無事矣然而鄰人必吹笙奏鼓瀝酒再拜以相賀則主人必且愀然而不樂何則功因禍而生則功禍自不相掩也且山東必得意於邯鄲之戰則趙奢之救闕與非與必得意於河外之戰則李牧之戰宜安走桓齮連却秦師於番吾非與得意則俱得意不得意則俱不得意又何舉此而遺彼與孟嘗君以三國之師含憤入秦秦人狼狽失險而不守亦庶幾一時之雄也而河東一城旣得之後卽捲甲頓戈而反之何也不

知此河東三城者果出於秦地乎抑故山東之地乎秦人予我河東者果愛我乎抑直畏我乎爲三國計者和秦而止受河東利乎抑毋和而取咸陽利乎是秦人取三國之地以與三國三國亦自取其地以和秦在三國之人狃小勝而忘大計者固得意於三城之旣復而秦人內計亦未始不彈冠鼓踵得意於三國之易餌而自必以爲無虞也故近則蜚芻輓粟疲師遠鬪內自虛而外無損於敵人之毫末遠則一日縱敵而遺數世之患若此者

以爲得意耶不得意耶故嘗論之信陵有取秦之才而無取秦之勢孟嘗有取秦之勢而無取秦之志故雖少售一時而迄無成功何也趙魏固積衰之國也其王則孱主也邯鄲之舉欲借趙以攻秦則趙人方新爲秦孽其勢必不能河外之舉欲用魏以攻秦則魏王之爲人也多忌而卽讒可與共危而不可與共安其勢必不信若夫孟嘗君入秦破殺函絕河渭關中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夫秦人平日所恃者獨此秦關百二之勢虎視狼顧以凌



厲乎天下今日窠穴已破戰不足以爲威守不足以爲固其氣必奪而計必窮若然一掃而俘之猶制嬰兒於孟賁之手騁千里之逸足而馳康莊也豈不易哉豈不快哉嗤嗤鄙夫雞狗爲群氣蘅而易怠量淺而易盈彼以爲吾齊國一公子耳一旦駕三國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反連獲三城以歸於此之時振旅凱旋揚揚入國已足雪耻秦庭誇耀山東之豪傑而奚暇論大計哉卒之三國之師甫出秦關而秦人金城之險如故也秦人卷土重

來而三城之地復轉而爲秦如故也此有志之士所爲拊髀而歎息也故愚嘗爲之說曰山東有大耻者三長平之坑卒也懷王之栖武關也赧王之叩首於秦而獻地也有大得意者一趙客不韋之以呂易羸也不韋隱計陰助六國亡秦六國未亡而秦亡此其所以爲得意也若劉友益之說則吾不知其然也



言錄三 卷二  
由長君祖訓有言親王在國無事其樂過於天子故大禹雖割愛塗山而迨其王也必傳敬承之胤武王非忘情唐叔而比其長也謹啟汾晉之封蓋朝覲謳歌訟獄之歸當自識主而天地宗廟山川之托必須擇人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受命仁孝格天當春秋鼎盛之年思宗社靈長之計謂父之有子如天之有元一元成其大而天道益昌宗之有支如地之有瀆四瀆安其常而地維乃奠不由當軸盡屏屬垣

事在不疑官占無枚卜之舉謀自神授卿佐無定策之功幸渙德音適當良月謁天地以及祖宗辨號名而定封域瑤山雲繞祥薰叶於桃夭兔苑風和慶預開乎燕喜克明克類快觀龍鳳之翩翩宜第宜兄行占華鄂之鞞鞞蓋安太子亦所以安諸王正東宮乃所以正天下典禮雖有獨重恩澤原非偏枯遠綏烈祖在天之靈神心與人心而胥悅近慰聖母獨居之念子道以父道而益光臣等將順聖謨欣逢昌會德非周

太保忝廁弼丞才愧漢長卿濫竽遊從幸吾君  
之有子世德作求知四國之是儀為善最樂伏  
願益思盡倫脩求全美就身為教教之為君為  
父為子而前後罔非正人法祖為箴箴及乃心  
乃德乃猷而夙夜無忝休命庶幾本支百世永  
莫運祚於金甌壽考萬年長享泰寧於玉燭臣  
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懼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恭遇

詔恩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在撫按等官  
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伏以

宸衷日起興除曾不崇朝

聖政日新恩光覃及下國朝端動色野外傾心臣  
等承懽承忭稽首頓首竊惟大造以至仁爲心  
雖收藏弗廢生長人君以不貪爲寶行撫字卽  
在催科王政之行也以休以助爲諸侯度賦法

言錄三 卷三  
之壞也用二用三而父子離防於未然是爲唐宗之黜萬紀復於未遠亦爲漢武之止輪臺然皆未能使一念不得已之情昭然見諒於權宜之始而百凡不忍人之政斷然必行於更新之餘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握符慈祥普物遇災而懼因父母心以知天心視民如傷思百姓足卽吾君足謂夫宇宙之秘藏在山海秘藏之弗固安能興雲布雨以潤群生閭閻之脉理在關梁脉理之不

通安能酌盈注虛以濟萬姓求魚而竭澤胡以繼之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爰宣

綸綍遍飭筦樞任萬物之生期並育而不害如日月之食雖有過而必更黑衣還掃除之班誰云豺狼當道黔首荷解推之

賜豈曰杼軸其空碩鼠適彼樂郊翩其反矣鴻雁集於中澤胡不歸與彼山川之有靈固欣欣以相告卽草木之無識亦蓁蓁而向榮孰謂造化不仁始占天平有象臣等職司糾繩愧乏回天

之力道在將順幸叨補袞之功四國于宣敬當  
奉以夙夜

一人有慶豈暇計及身家伏願

居逸思艱厚終善始出令不惟反惟行爲國不  
以利以義使黃童白叟欣享舜日之長而海澨  
山陬永頌堯天之大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詩金三效集

疏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下交

修疏

臣聞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其喘息呼吸嘖  
笑喜怒無一而不通於天天之仁愛人主也善  
則降祥示之勸否則降殃示之罰其失未甚則  
有恠異以儆戒之如日食星飛山崩地震犬禍  
虫孽之類無害於天下而有關於人主其失既  
甚帝用不減而猶慮其不返也則有沴厲以譴



謫之如水旱凶荒之類大不利於人主而大有  
害於天下然則水旱凶荒者乃天之所以譴謫  
人主而非特薄懲以示儆已也人主處此尚可  
視爲細故而晏然莫之省憂乎伏見比年以來  
旱魃爲災農民失職三輔之間野無青草民多  
易子而食京師故仰給東南漕輓今水涸且盡  
大爲運道梗主計者特籌而莫知所措夫京師  
天下之腹心運道又京師之咽喉也腹心不充  
何以令四體而咽喉一斷則腹心將何所托命

天變若此臣實畏之自古變故之興未有無故  
而來亦未有無故而去其轉移旋幹於人主之  
一念如金在範如響應聲臣經術儒也請旁引  
以經術証以時事無有所諱庶幾少裨救禳之  
助於萬一謹按京氏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  
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  
天赤三月夫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惟是三公九  
列百執事耳公孤可疑誰復不疑者卿執不任  
誰復可任者而今伏蒲之請槩意爲市恩折檻

之舉槩目為沽名上不能以實情與下下亦不敢以實情與上堂陛既懸於九闔門庭遂遠於萬里則所謂張與隔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洪範言僭則恒暘解之者曰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乃今之號令可知已刑罰又可知已無名之征無藝之求日甚一日始曰聊以佐軍興軍興罷而亦且復然始曰聊以助大工大工就而亦且復然械繫遍於

簪紳鬻序鞠為囹圄弱者有覆盆之悲強者為揭竿之謀馬窮則逸獸窮則攫人情皆然其何能久則所謂號令不順與刑罰妄加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救張之弊莫若崇虛受救隔之弊莫若廣忠益救僭之弊莫若與民同欲而毋犯其所惡自昔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臣以為王省則卿士師尹莫敢不省歲和則月日亦無不和今欲反災為祥易歉為豐其責端有所在伏願

言金三才集 卷二  
陛下煥發德音嘉與海內更始疏其壅無復釜鬻之虞搜其蠹無復竭澤之憂以此照臨百官百官誰不象指以此煦濡萬國萬國誰不仰流蓋聞地天爲泰泰則陰陽和而雨澤降一人比天下爲比比則人心親附其象爲地上有水其應亦如之成湯六事自責而桑林之禱立應宋神宗覽鄭俠流民圖罷新政一時澍雨沾足前事之效可見於此矣

陛下幸不以臣言爲狂畧賜採擇則天下幸甚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臣聞紀綱者上之操也風教者自上出者也不可使下之人有所借而下之人亦非徒然而能借也借起有所失上失之而後下得借之借之者有辭而失之者不知其所以收失之者益甚而借之者益牢乎其不可奪故夫今之壞我紀綱者非其名爲壞紀綱者也亂我風教者非其名爲亂風教者也其說固曰吾不忍其陵遲漸盡而代爲作之而代爲修之匹夫而假天子之

言金三 卷三  
權古有行之者而吾猶可以幸無罪而不知其  
弊乃甚於不作與不修何則大權不可以下借  
也今夫戍卒之譁也貂鎗之橫也青衿之持長  
吏而長吏之傲其上也當官者之習爲墨也競  
也媮也許也俗之習爲靡也偷也詭也文之習  
爲浮也人以是爲紀綱風教之憂乎哉而臣猶  
以爲未也是數者其害有形而救之有方是烏  
足爲天下之大患天下之大患乃在於幸其小  
快而忘其大禍炫名而無實使夫有志之士識  
微之臣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言及之  
則以爲過計而不言之則莫知其所終此臣所  
以謂大患也曩者荆襄之變憫然逐稅使沉官  
校出萬死以抗

至尊當事者慮其爲亂因循置不問事亦隨息然  
而不知此稅使與官校者誰之使耶旣已被  
詔書而出卽名爲天子之人矣天子之人有罪天  
子以法誅之則可耳豈庶人所敢議哉卽甚憐  
其長上之無罪而欲理其寃伏闕可耳請劍可

耳私爲尸祝俎豆之勿絕可耳亦何至於執干  
戈而與天子爲仇匹夫而敢於仇天子此其漸  
必有不可言者矣且其所謂長上者與天子孰尊  
而孰親也

天子旣爲刑餘而辱縉紳小民復爲長上而仇  
天子然而淺見者猶曰藉是可以儆上心曰是固  
不可激噫勿激之誠是也而誰爲之使狼戾至  
此極也後有效尤而動者其將何以堪之將一  
切置之乎抑株連而寘之法乎抑首惡誅而餘

者貸乎而上之所名爲首惡者乃下所稱爲好  
義負氣不顧生死利害剛正發憤之人也法安  
得加誅誅一人則環視而起如此而尚謂有紀  
綱乎令天下人懷是心而尚謂有風教乎然猶  
曰彼口實者礦稅耳礦稅已當不復然此可朝  
更而夕定也今又有沿習而不察其來有自其  
執有名欲非之而莫得其端欲返之而未易爲  
力者曰講學夫講學之習非戾也而在今世則  
爲甚戾蓋今之世與春秋戰國之世異矣與漢

唐宋五代之世則又異其在春秋戰國時有道  
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從橫家  
家各爲教而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  
有遊言有遊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  
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  
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  
張朱與爲孔孟者遍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  
以是習隸之學官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  
爲文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

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  
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  
尋一師門果何說也不過曰上之所以教我者  
糟粕耳羔雉耳是皆無當於身心性命真有意  
於身心性命者必如是而後可不知其舍累朝  
列聖之所表章而逞臆說是無上也因之以爲  
名是行私也童而習焉壯以是進已乃盡忘其  
故是背本也以膚見眇說而欲駕之古先聖人  
之上以自爲尊又何無忌憚也以明盛熙洽之

世而乃有無上行私背本無忌憚之徒肆行而莫之懲則風教安得而不頽紀綱亦安得而不廢然而固不可禁也禁之則曰吾以翼聖道夫未有名爲翼聖道而可禁者也欲反其本而漸正之不過曰嚴考校之條重科目之選使入吾網者皆真儒而無所慕乎其外然而司考校者安必皆良主司而科目所得安必皆碩士也蓋亦有之而間有不然則好異者遂以恣其喙此臣所謂沿習而難變者此也昔東漢之末有

君俊顧及諸賢而世道始衰有董卓袁紹之徒相繼與宦豎爲難而國始危彼君俊諸賢其意固未嘗不善而董卓袁紹之徒其初心亦豈遂敢於爲惡特其居紀綱風教之地者不知所以馭之之道遂使移風易俗之權下聽於士君子誅亂討逆之權下聽於悍卒與武夫則其勢必至於此而無恠也然則當今之世有可以亟去之亂萌而去之不蚤有可以漸返之士習而返之無其具雖堯舜復生未易爲理草莽愚臣不

詩經三 卷三  
勝私憂獻其狂瞽惟

陛下採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謹按

建文皇帝乃

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子惠黎庶無  
大失道於天下祇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臧至  
爲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

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

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胙明德而建文適當其阨  
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於忌諱廟祀至今未定  
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  
則名正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  
故鍾簋不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  
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爲其生  
也旣稱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室而享之享又偃  
然而據其上恐非我後世子孫所以妥我



列祖意也且於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  
成祖雖神武得天然當其天命一日未至則亦臣  
也以君賊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

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于時  
亦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繫於夏之前閏而  
夏將使居於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妥  
也曰然則其祀也何據曰昔者晉惠懷嘗欲殺  
重耳矣晉人未聞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  
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則必在重耳之上

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也曰此霸國之事也  
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於春秋者不啻一再  
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  
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桀周不祀紂為異姓也  
東遷之不祀子頹與子朝為奸位也建文之在  
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則非頹朝以淫  
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圉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  
濟則為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為

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為漢賢主得以漢文景比周

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於死事諸臣旣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也苟非序順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軍政之有屯也國初以此給軍興且脩非常其來

已久而西北邊之有莽蒼之野卽古先王井田地也天下原無不可爲之事而况此二事皆已行之規而已試之效亦何爲而不可第屯田漁於豪右其仗在吏法荒野翳於草萊其仗在人力仗吏法莫如必罰仗人力莫如信賞罰誠必矣而又懼其有勾稽追呼之擾以爲平民殃也則莫如擇而付之良有司賞誠信矣而又懼其糜費而久無成勞也則莫如簡而付之材將帥今誠得良有司而命之曰爾毋過求毋濫及其有舊爲侵漁而自首者

免償其所負否則罰無赦又得材將帥而令之其就所部之中豐其餼廩程其勤惰以責其成功且著之例曰能墾田百頃者當虜首若干級千頃以至萬頃者又當若干級如是數年而屯不復荒不墾兵食不克者愚不信也夫人貪利之心不勝其畏罰而好逸之情不勝其與賞是以愚必其可行也說者又云屯政之壞久矣田已幾易主大抵黠者得之必貨之以爲利而愚者受之不知其所從來法行安能無枉不知其能市屯者必非盡愚者

也市之之始爲值必賤而收之旣久爲人必多今誠無追償其所入亦已幸矣又何爲而故縱之且吾之罰非罰其始之不知而誤受乃罰其今之扞網而故匿者也庸何傷至爲開墾之難者則曰邊軍荷戈非荷鋤也責之戰復責之耕彼謂我何不  
知自國家受虜款而邊軍坐食不知兵革四十年上之人以其不戰而勿豐其餼雖食亦且不飽夫與其坐食而不飽孰若起而作之無殺敵而有殺敵之賞以私其贏餘也且夫雖名爲開墾非必舉

軍而盡役之也以其十之三負耒耜十之七守烽  
埃更番而迭休之均其逸勞而無耗其筋力亦古  
者寓兵於農之意又何傷嗟夫天下事患不爲不  
患不成誠以開礦之役而開荒以徵稅之令而徵  
屯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而盡心力以赴之  
其成功蓋有必然而無惑者然愚又以爲必礦稅  
罷而後二事可興方今天下所在側目人懷異心  
此之不圖而復以生事騷之吾恐奸民之有以藉  
口也

治河議

孟子有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無事者非  
無事也順水之性而已矣水在宇宙間河爲大  
自于闐發源行萬里入中國又數千里而入海  
德政之不修旱潦之不時旱則竭而潦則決以  
數萬里浸淫汎濫無涯涘之水而獨注之於一  
方爲力蓋誠不易書稱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  
弗成後乃使禹禹復居外者八年而後水患始  
息則通計其時蓋不止有九年之水而已水之

爲性本乍盈乍涸隨長隨消遷徙無常之物其  
時震蕩爲孽者十數年則勢亦將殺以故禹因  
之能爲功向使禹而當鯀之時以一人之力而  
欲挽方張之勢愚蓋有以知其難也已惟鯀不  
務順之而務障之玩天地之變而汨五行之理  
是以其患益深而難治故夫天下之難治未有  
如水者也不知順之以求其成功而務逆之以  
爲可久則治之而益以不治誠無足怪爲今之  
計者慎無與地爭水亦無與水爭地決而東則

順而之東決而西則順而之西去其甚害而毋  
求其全利可扞者扞之可築者築之不可扞且  
築者徒以避之其必不可不爭如

祖陵與運道者則又隨方擁護以求其無恙而後  
已彼不害吾事而吾事畢矣至於行水之地則  
又宜寬而不宜窄寬之則有以殺其怒而迫之  
則必衝決而爲災亦其勢然也自古盈虛迭變  
高下相傾原無不移之地脉亦無可以預料之  
天數吾今日悉力於此所費不知幾何而異日

又未足爲賴蓋其數十年間風沙之所播壓悍流之所擊突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尚不能以自主而何有於人力之經營愚嘗舟過淮上問之舟人云自彭城至淮安從來建瓴而下舟不一二日至而今不復然矣隆慶中遭大水汨城郭包陵阜泥滓半之而高下之勢遂易呂梁夙稱至險鼃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而今其遺迹無復在者蓋

朝廷因其勢而稍剗之遂迄今爲安流云然則名爲治水而欲逆水之勢以一日便宜之計而欲長保數百年後之無他蓋亦必無之理也世傳禹傷父功不成登委宛山得金簡玉字之書以知治水之要其說惟誕固不足信然其實荒度八年身乘四載相其山川原隰高下委注之宜足跡幾遍天下今愚局處一室以紙上當之不敢逞臆說以誤大計則所議不過如此至於廟堂之上宵旰憂勤以回氣數以紓民患則有舜禹交儆之成規在無俟余議矣

元  
初元忠

之恃太后之寵其奴暴

亂都市元忠杖殺

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

期爲雍州長史元忠曰雍州重地昌期不經事少年彘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今不可使太后默然而止太后女主易之其私人也尚能抑其所好以從元忠之議矧夫明主居首出之地所宜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以弘蕩平正直之化而可爲女主之不若乎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舉而不能先則衆賢喪氣退而不能遠則群小無復顧忌其弊非止於不見而已太后旣知易之兄弟之奸而狎其淫邪使居宮掖宜乎任賢之美不終而元忠有嶺南之禍也元忠旣爲相又嘗面奏臣承乏端揆不能盡忠致命使君側肅清而坐視小人橫邪不禁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以爲不去元忠終爲已患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旦暮之人耳不若蚤自貳於太子可以長享富貴太后怒下元忠

獄大抵小人欲中人以奇禍而去其所忌則必駕爲大逆非常之事以激怒主心太后非不知諸張之傾邪不足深信而卒使宰臣有囹圄之辱蓋由纒口之惑人也然天之所厭必奪其鑑厥後五王反正之謀與諸張所譖元忠之言何異而太后曾不之覺則夫身之不正而深心以防患者果何益矣昌宗又知鳳閣舍人張說素嗜利可動乃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入同官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陷正助邪以干天譴若

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傍迫趣說使辱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語云伐國不問仁人張說以文章名世素所自待何如乃至來二張之賂其人可知矣然宋璟旣明知元忠之枉不面陳其無罪而激說使證之蓋亦知太后之信讒難以口舌爭也說旣陰受其賂而許其情則已身入二張之黨使其黨自



相攻發則不攻而自破解紛者不抗拳救鬪者不荷戟宋璟於是乎得其術矣於是易之昌宗計倉皇無所出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二者俱非純臣也說以此待元忠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爲臣至忠古今共仰陛下用宰相得盡如伊尹周公其亦可矣不使學伊周當使誰學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予常恨伊周以至忠之心而令

天下後世以爲口實夷考其事伊尹蓋未嘗放周公亦未嘗攝也天子諒闇百官總已蓋古人之制伊尹不過倣而行之特其當時桐宮往返之跡爲稍異周公如果攝王則其陳訓於王也必不復曰拜首稽首曰嗣天子王是放非所以語伊尹攝亦非所以誣周公也以爲放與攝者蓋出於後世好事者之口而聖賢之論亦遂原其心不復白其跡使後之臣子若王莽曹操之倫則借伊周以自文若易之昌宗之輩則借伊尹以陷人其禍可勝道

哉

辨

士品臣品辨

今夫一人之身而已當其未仕則爲士已仕則爲臣臣與士一人而已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此以臣而士者也行義以達其道此以士而臣者也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士而未嘗不可爲臣臣而未嘗不可爲士者也其原俱本於道德其用俱可致於事功其心俱不濡染於富貴而其

要俱務實而不求名故士有品臣亦有品品俱欲高而不欲下下則其品不足稱也俱欲真而不欲僞僞則其品不足稱也然則其品則同其地則異不究其異不可以反其同不辨其地不可以定其品今夫士者曰吾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臣則不然朝廷之分尊尊而卑卑士者曰吾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不入亂不居而臣則不然不避艱險扶顛而持危士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吾上嘉唐虞而下樂商周而臣則不然爲下不倍

不敢生今而反古士者曰吾大道不器言俎豆不言軍旅而臣則不然巨細精粗內外勞逸惟命之從士者曰吾有高世之行則不憚負俗之累而臣則不然專欲無成而疑事無功士者曰吾是是而非非見善如不及而見不善如探湯而臣則不然爲谿爲谷藏垢而納污不以能絕小人爲賢而以能容小人爲大抵士在事之外而臣在事之中士之守已欲峻而臣之效功欲實士直以行其志而臣曲以行其權真能爲士未始不可以爲臣而

不可卽士以爲臣真能爲臣未始不可以爲士而不可卽臣以爲士遲學稼圃孔子賤之而及其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亦與之爲獵較樂克適齊而從子敖孟子耻之而其有事於滕乃自爲輔行而不羞伊尹樂道有莘之野雖以成湯之賢尚不肯事之而却其聘及其從湯乃受命而事桀子思不肯以一介友千乘之君曰事我則可友我則不可及衛人之難乃得屈之以臣節守死而不敢去此爲士與爲臣之別也亦士品與臣品之所由定也墨

子兼愛不惜頂踵以利天下王通隱居亂世而獻  
太平之策此士而疑乎臣者也吾不知其所爲士  
也黨錮諸賢與群小共國而好詭激以相高江左  
名流當華夷雜處中國多事之秋而祖清虛以自  
廢此臣而疑乎士者也吾不知其所爲臣也然則  
爲士與臣者宜何如曰定其品以待其遇處則樂  
顏子之樂而出則憂禹稷之憂

許鍾斗文集卷二全